

前言：批判教育學能被綠化嗎？¹

自Carson的《寂靜的春天》(*Silent Spring*)一書出版後，美國社會開始討論人爲造成的自然環境破壞，也因此成爲社會科學領域的新興議題。這幾年隨著相關電影的上映與氣候災難頻傳，輿論已對全球變遷進行分析，全球變遷原指世界環境生態的改變而導致全球性的氣候、溫度變化的後果。這看似自然界的問題，其實有著社會性的肇因與後果。不同學者對環境提出不同的分析架構，其中持環境主義觀的學者，他們對整體環境的意識及關心，主要針對工業革命引起的污染及土地問題，進而關聯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。舉例來說，Button (1988)指出環境主義爲一種社會力與生活方式，並具有改革的內涵以及作爲永續生存的手段。環境主義之後，慢慢地出現環境正義的論點，這是有關「由文化規範與價值、法則、規則、行爲、政策，以及決斷力來支持的永續社區，在此社區裡的居民可以放心在一個安全、滋養與有生產力的環境之下互動」(Bryant, 1995: 6)。²

本文的目的並非分析環境論述的流派，相反地回到長期所關切的批判教育學本身。固然北美的批判教育學著力於性別、種族、性取向與階級文化等議題，社會正義一直是其理論的核心，意識型態批判與論述實踐則是其關鍵策略。不論本地或是其他地區，批判教育學已累積不少的研究，這些研究泰半以教師、學生等受壓迫主體作爲研究的

¹ 這個名稱引用Bowers (2003)的同名文章，但本文的立場與Bowers的文化生態保守主義不同，相反地是站在捍衛批判教育學 (for critical pedagogy) 的立場來開展整篇文章的論述。

² 環境主義與環境正義並不相同，Dobson (2000: 2)明確地指出：「環境主義是提出處理環境問題之途徑，在現有的價值或生產與消費型態下，確保在其基本信念不會有變動之下來解決這些問題。」因此，環境主義者強調在不更動既有國際體系下，對環境進行保護的行爲。相反地，環境正義是一種反對政府、資本家與強勢團體對弱勢族群的環境殖民行徑。

對象，討論其日常生活的處境、進而尋求解放之路。當然還有一些研究以批判教育學觀點討論教育政策的形成，以及其中所隱藏的意識型態。不過，令人好奇的是批判教育學除目前的形貌外，是否還可以開展出其他取向？本文的疑惑來自兩方面，在面對全球暖化等環境議題，其實很難在批判教育學陣營的書寫中找到具體的看法與討論。³此外，雖然批判教育學倡導教師或學者扮演轉化型知識分子，很少看到這群人在面對環境危機的自我批判，彷彿是漠不關心的沉默共犯一樣？基於這樣的疑惑，本文一方面對Freire的相關論述進行耙梳，同時引介Bowers對Freire論述的批判，並以本地興建蘇花高速公路這項公共建設作為分析的例子，進而描繪批判教育學論述與環境議題接軌的可能性。

Freire的批判教育學論述

批判教育學一方面對教育現場具有批判的功能，同時對教育情境中所隱藏的意識型態加以揭露。由於本文篇幅有限，無法討論批判教育學錯綜複雜的理論背景，主要以Freire的論述為核心。Freire的解放教育學可追溯至四個不同的知識基礎：天主教的人文主義、馬克思主義、日耳曼哲學及發展理論，Freire結合不同的知識基礎，並建立自己的解放教育學（王世哲等譯，2002）。一般而言，Freire的思想包含兩大部分：解放神學與法蘭克福的批判理論，特別是馬克思的唯心論成為Freire思想的基礎，他最終深信教育學是尋求解放的文化行動。

³ 雖然批判教育學陣營中很難找到具體的環境論述，但仍有部分的零星證據，如Apple、Kenway與Singh（2005）在討論經濟全球化的相關議題時，也關切資源分配的不公與生態的危機。此外，批判教育學主張對現代主義下技術宰制的科技理性加以批判，主張事實與價值的不可區分，理論與實踐可透過批判與反省加以整合，並理解文化政治意涵，某個程度上這也與目前針對科技造成環境丕變有所關聯。